

□ 杨秀廷

## 诗润黄哨山

秋深山有骨，霜降水无痕。深秋的黄哨山，层林尽染，气象壮阔，高远、深幽的意蕴里，掩藏着节令、风物和一首首诗词的魅力触点。

黄哨山是湘黔边界清水江中下游的一座文化名山，高削陡峭，以险著称，为“黔山第一隘径”。山中古驿道为明清时期黎平府与镇远府、省府贵阳交通的孔道。登高而望，岭含翠色，风动天声，远近山峦如群龙蜿蜒、万马奔腾，千峰凝翠间，一带清江，碧蓝如练。

黄哨山古驿道修建于清嘉庆年间，从山麓到山顶，全用青石板铺就，长约五公里，石阶八千六百余级，道折百盘。现驿道存留完整，古道斑驳，沿途茂林修竹，景色宜人。沿石级盘旋而上，两侧竹林深邃，沟壑间飞瀑喷雪，景色壮观。山上“十八盘”悬崖峭壁，陡如刀削，极为险要。当地流传着许多关于黄哨山古寺、书院的故事。

白水洞是黄哨山最险峻壮观的瀑布，由五级瀑布组成，高差一百八十余米，各级瀑布形状各异，分别称“仙女浴盆”“仙女晒布”“仙女拦水”等。最高一级“仙女晒布瀑布”，高约六十米、宽约十米。旺水时节，山洪从悬崖的石槽奔涌而坠，卷动滚滚白雾，激起巨大水花，气势磅礴，声震如雷，响彻数里之外。白水洞两边是悬崖峭壁，崖上长有苍松翠竹、奇花异草、珍贵中草药材、名贵树种。溪中石蛙跳跃，鱼龟戏水，鸟鸣山涧，清风和浪花阵阵袭来，令人心旷神怡。

古人说，山之姿态，得树而妍；山之骨骼，得石而苍；山之营卫，得水而活。黄哨山兼而有之，大美天成。黄哨山的山情是伟岸的、宏阔的，黄哨山的水韵则是激越的、飘逸的。

山壮其骨，水秀其美，诗润其魂。丰饶神奇的自然禀赋，深厚独特的人文底蕴，赋予了



黄哨山历史时空中耕云种月的风雅和辽阔。

明正德九年（1514年），清水江敞开山门，接纳了第一批“贩木苗疆”用于修筑北京宫殿的“皇商”，木材时代的滚滚洪流，把隐藏在大西南崇山峻岭中以锦屏为中心的清水江中下游林区带入全国视野，同时也把清水江流域的优质杉木推上了国家资源的战略地位。“水运三千里，木商五百年。”明清时期至上世纪八十年代，锦屏茅坪成为贵州省最大的木材集散地，历史上曾繁华一时，现仍保存古民居、古祠堂、青石板街巷、古码头、古桥、古井、古驿道、古碑等近百处古迹。

黄哨山奇险峻美，让无数仁人志士、文人墨客为之倾倒，写意抒怀，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诗篇，滋润一方山水。

中国共产党早期优秀党员、上海“龙华二十四烈士”之一龙大道是茅坪人，他在戎马倥偬的革命生涯中，留下了许多珍贵的诗作，其中，《黄哨山》表达了他对地方军阀的仇恨。诗中写道：

黄哨山，黄哨山，人过要低头，马过要下鞍。

我努力不让自己的悲伤写在脸上，我问：“哦，什么时候走？”

我说完，低下头，刨了几口饭。

“下午走。”妈妈说。

饭桌上又变回原来的样子，时间变得异常缓慢。

都说母女连心，但我的心与妈妈的心此刻像隔了几个太平洋，我感觉不到妈妈的心，妈妈也感觉不到我的心。

吃好吃饱，妈妈让我去买菜，我拿上钱就出门了。我买得飞快，还没回到楼下，就远远看到妈妈上了一辆面包车，司机把妈妈的行李箱放进了后备厢里。我不顾一切跑了过来，快要追上了，面包车却开走了。

面包车开得不快，我觉得可以追得上，我放下手中菜，撒开两腿追上去，我跑着跑着，一不留神，脚被路上的石头绊了一下，摔在了地上。我顾不上脚的伤，爬起来，继续追那辆面包车。虽然我拼了命似地追赶，但那辆载着妈妈的面包车还是消失在了那条路上。

我明明白白看到妈妈在车里回头看了我一眼，但车还是没停。我眼里大颗大颗的泪珠掉在了地上。我也不知道哭了多久，我站了起来，走向门前那棵柿子树的旁边。许多甜蜜而又幸福的场面出现在我的脑海里，我停止了哭泣，抱起柿子树，对它默默诉说我的伤心。

不知道我诉说了多久，爸爸后来告诉我，他和妈妈离婚了，我说我知道了。

爸爸和妈妈离婚后，他早出晚归，忙得天昏地暗。我不奇怪，就算没离婚，他也没时间管我。我是独生女，家里只有我一个，我经常坐在我房间的椅子上，向窗外看去，望着柿子树，久久不能回神。大人的世界太复杂了，而我的世界只有妈妈爸爸陪我一起过生日的画面，在以前是正常的，但现在却变成了根本不可能的事。

妈妈走后，我有了一个特殊的习惯，一有时间，我就会站在柿子树的旁边、和它一起等待，等待那辆带着妈妈消失在这条公路上的面包车再次出现在我眼前，但那辆面包车再也没有出现，直至没了柿子树，只有那片已经硬化了的土地……

（作者系初一学生）

爬来黄蚂蚁，把它消灭光。

龙大道的诗，字里行间呼啸着时代风云，激荡着战斗的雷霆，透出一种崇高、阳刚之美，龙大道用雄风独具的凌云健笔，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壮美了黄哨山的历史时空。

乾隆三年（1738年）任贵州提学使的江苏无锡人邹一桂，经黄哨山至黎平主持科试，其《踰黄哨山宿茅坪》，状写了黄哨山上接天宇的雄阔气势，也摹写了木商码头茅坪江静山空，客船远去的美景：

黄哨山高上接天，下窥万里隔云烟。

陡然莫落云烟里，闲倚江楼送客船。

乾隆十二年（1747年），山东兖州进士董淑昌出任锦屏知县，其诗作《早过黄哨山》，把险径难行与孤身远寄的身心体悟遣于笔端，风神俊秀，高致独标，教人读来若身临其境：

第一峰头驻足看，朝烟散尽见江端。

岭含晓色千重雾，风动天声万里寒。

故国遥瞻沧海气，孤身远隔碧云端。

殊方莫怪无消息，水复山稠雁度难。

清代贵州学官洪诒谕途经黄哨山，作《蒨（茅）坪至锦屏县道中》五首，赞叹黄哨山峻荣挺拔，远山寒碧的壮阔奇景，描绘了木业之乡伐木丁丁的繁忙景象，其中一首写道：

盘空樵径闻人语，伐木丁丁响山斧。

岩头迹日春意苏，时有鸪鸪啼宿雨。

一半青山一半云。黄哨山海拔虽然只有千米出头，却是黔东南一座奇山、雄山、文化名山，“五龙岭”“写字岩”“姊妹岩”等神奇瑰丽的传说，给黄哨山镀上了一道“神仙下凡的地方”的神秘光环。山上雾锁云吞，菁深林密，山径崎岖，夕凝晓露，昼含曙霜，一片苍古。古道间清风翠竹，林荫蔽天，云烟缭绕，清气入怀。

相传明代中期，有云游僧人眷恋黄哨山世外桃源之境，遂四方募化，在山顶修筑白云寺，历经两度寒暑，寺宇终于落成。据方志及口碑传，白云寺两进楼阁，翘角飞檐，左右厢房四合，佛堂四壁漆得红光照影，大雄宝殿释迦牟尼端坐，左右分列四大天王、八大金刚、十八罗汉等，法相庄严。院内窗棂，雕花镂鸟，三山门外，古径通幽，暮鼓晨钟，百里可闻。明代湖广晃州知府吴麋虞宦游至此，题联寓怀“曲径云街留客扫，禅门月静待僧敲”。曾有高僧硕儒藉黄哨山英灵之气，在这里住持礼佛、传道授业。其时，负笈来归的学子遍及湘黔桂，黄哨山白云书

院盛极一时。黄哨山古驿道又是官道，官员、商贾、文人迁客和僧道，常出入其间，吟诗作赋、参禅悟道，留下许多诗作和佳话。清光绪年间，戊戌维新风云激荡，湖南宝庆举人曾廉为避朝廷迫害，逃亡至茅坪等地教书为业，在黄哨山白云寺翠微馆传授新学，茅坪阳溪人龙昭灵（字拙园，号表卿，别号黄哨山樵），投奔曾廉门下，他身入云山高处，坐看云起，心胸宏开，为日后走出大山，成为贵州辛亥革命有功之臣，而后参加护国战争和北伐战争，蓄积了坚步前行的力量。龙昭灵有《黄哨山行》等诗作，其《翠微馆寄吴季仙》，情浓意缱，清绝别有况味，诗云：

白云寺内住年年，胜景由来别有天。树影重重山上月，琴声冷冷涧中泉。

风前看剑一搏酒，雨后登楼万壑烟。记得去秋僧菊放，君来小住意缠绵。清光绪十五年（1889年），云南人赵一鹤千里迢迢来锦屏任开泰知县，“道出黄哨山，浓荫夹路，凉翠袭人，烟寺钟声，悠然林际。凭高四望，尘障一空，天风吹衣，飘飘乎有凌虚之想。”他思接千载，神游无极，寄怀身世，辞色壮烈，慨叹“大抵人生阅历，艰险为多。险者自险，行者自行，险者愈险，行者仍行。”作《过黄哨山》三首，感慨黄哨山风光之奇崛、行旅之艰难，同时寄寓去国怀乡之情，诗曰：

森森万木碍晴空，林表钟声度晚风。

不向岭头回首望，哪知身出绿云中。

峭壁人行若悬蚁，危栏半折补云烟。

雄心欲吃王尊笋，黄哨山高极暮天。

下山转较登山险，客路何如世路难。

且醉茅坪今夕酒，一灯疏影望长安。

这些曾被往事的云烟和青苔覆盖，又被时光反复擦亮的诗句，最适合在深秋时节诵读。诗人寄情山水，慷慨长歌，阔步高蹈，意象峭拔，风标独具。“清气觉来几席，凡尘顿远襟怀”的人生况味，怅望客路、拔剑四顾的气质与经受，为黄哨山诸多华章增添了一套苍健之气，也为后来的登临者指向了深远的文化时空维度。

时光荏苒，古镇茅坪虽然没有了“木商络绎于道”的繁华和喧嚣，但黄哨山厚重的文化和古镇上一座座融湘黔文化、荆楚文化于一体的古民居，还是被历史遗存在这里，在清水江奔腾不息的岁月长河中，向世人讲述着这方水土的古风古韵和风物变迁。



□ 潘期武

## 山的那边

“往左，往右！直走，往前……”

那天，趁着放假，我开车回了趟老家。好些日子没回了，就想去看看。坐在副驾驶的父亲虽不会开车，却依旧热心肠地当起了人工“导航”，乡音浓重地给我指了指条新修不久的近路。

新路不宽，弯弯曲曲沿着昔日的羊肠小道就地拓展开来。得益于党和国家的普惠政策，路全是水泥铺就，再也不必回到那个泥泞不堪、高一脚浅一脚出行的困顿光景。翻越几座山，过了几道弯，浓荫匝地的山峦间，大大小小的村寨星罗点点散布在山间的褶皱里。下车看山，松在山峰傲立，杉于山腰俊朗，硕果累累的油茶树在山脚随着风儿微微躬身，亦如祖辈在坚韧中讨生活，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路旁，不远，大香樟树高高挺立着，树下的那口山泉水井，明净碧绿，依旧甘甜。清晰记得，遮天蔽日的香樟树凉爽了村里人许多个酷暑难耐的夏天，也滋润了我平凡的世界。早天不枯、雨天不涝，从山缝里吐出来泉水经年累月，给乡亲父老、过往行人留下太多太多的

甘甜……

山，还在那边。小时候的我，总想着翻过山去，看一看，山的那边究竟是什么？那时家里不富裕，每到乡镇赶集的日子，只要稍有空闲，父亲和母亲便会挑上平日里辛勤劳作得来的西瓜、梨子、豇豆等时鲜“山货”，走上十来里山路，天还没亮开就往集市上赶，趁早市卖上个好价钱。年幼嘴馋，颇不懂事，我一路嘟囔着“我也要赶场，我也要……”，吵闹着给原本就疲惫不堪的父母。父亲和母亲从不跟我计较，时不时还挤出为数不多的钱来，给我买上一碗喷香的黎平米粉，或是好吃的零嘴……

再次踏上乡土，思绪难免不由自主，总在欣喜若狂与五味杂陈间跌宕起伏。默默无言，我又一次细细打量着家乡。这是一个虽偏僻却不失美丽的小山村，群山环绕，村落悠悠，河水潺潺，垂柳依依，家乡还是那么阳光，还是那么柔美，还是那么迷人。车行到河边停下，我踱着步子四处张望，尔后端坐在久远的那座石拱桥上，一条小河沿着大大小小的田坝缓缓流淌开来，水里游动的鱼，岩

□ 杨非木

## 龙江行吟

（外一首）

崭新的三十六道拐

被定格成苗岭的飘带

仿佛永远飘着

飘着银饰生生不息的清脆和鸣

飘着敬酒歌

飘着吊脚楼的袅袅烟火

抑或不是飘带呢

而是清水江腾起的一条龙

盘踞在海拔的苗岭

晴时现

雨时藏

守望并丰富着

这片家园和粮仓

那一椽一瓦，一花一鸟，一针一线

每一根稻穗，每一棵桔苗，每一只羊

每一滴汗，每一碗酒，每一份酸甜苦辣

都是散落在田间地头的音符

都装在芦笙里

都融入了高山流水

水冲的水，给了乡亲们活泛的容颜

龙洞的洞，给了乡亲们敞亮的喉咙

黄土坎，再多的坎

都挡不住乡亲们步伐勇敢

不管上苗岭还是下苗岭

都会给你无限憧憬

岭上的天，那么蓝

岭下的水，那么绿

而岭，终于青出于蓝

绿，作为当下史诗中的一页

厚重而耀眼

### 畲族赛马

曾几何时，春天的哨声

又唤醒了河沙深埋的马蹄铁

唤醒了这些铮铮的上弦月

唤醒了姑娘们的柳眉

唤醒了小伙子们的鬚须

新月，不停在岁首踏河飞奔

马背上扬起的鞭子

把一条河抽得水花四溅

把满山满岭树杈抽得争先恐后地绿

把两岸油菜花抽得奔放热烈

把麦穗抽得不停拔节

不停拔节的还有通往山外的每一条路

还有父老乡亲的一茬茬梦想

有古老河道上不灭的烟火

和一亩三分地的幸福

□ 高俊华

## 十数二十大

一题二立三事知，四碑五特六坚持。

七建八署九本质，十个维度要深思。

石边上觅食的蟹和虾，清晰可见。“还是家乡好啊！”一旁，沉默许久的父亲说了句。我回头看他，总觉得他的眼角有泪水滑落，隐入尘埃。

村道、田埂、菜地、老屋……熟悉的地方，熟悉的气息，家乡的一切魂牵梦绕已久，踏着曾经过往的足迹，我浮躁的心逐渐平静，熟悉的自己也进一步得到救赎和找寻：山的那边是什么呢？山，山的那边，还是山啊！我也正因为如此，深知大山的苦，难忘父母的累，终是一路前行、义无反顾从大山走了出去。

村里的人儿，三三两两，不是老人，就是儿童，少有青壮年出现，好多都不认得我，我也叫不上他们的名字。好久没回了，回来匆忙，时日也短，似乎走出家乡之后，我就再也没有在村子里待够三天的经历。这，真不好，人都不认识了，谈何情怀，哪来近乡情怯？让我也不能免生出沮丧、挫败，家乡的记忆不能总是停留在孩童或青少年时代……

山间有风，徐徐吹来，乱入的些许沙尘，瞬间迷了我的眼睛，也乱了心绪。家乡，离别久了，这一切的一切，赤裸裸地告诉我，美丽的小山村正在远去，正在变成回忆，已然模糊不清……这样想来，双眼禁不住蓄满泪水，对这片土地深沉的爱一直萦绕心间：见过高山，翻得过去，方知下山不易，才会格外珍惜每一个顺风而行的日子。莫迷茫，别丢失，要初心不改，常回家看看。

□ 卢习艳

## 门前的柿子树

向窗外看去，同龄的孩子牵着爸爸妈妈的手，走向学校，而我只能看我家门前的柿子树。我喜欢柿子树，并不是因为喜欢吃柿子，而是这棵柿子树记录了许多多美好而又悲伤的事，它是我的一位特殊“朋友”。记得以前妈妈说过：“妈妈是树叶，爸爸是树干。”而现在没了茂密的枝叶，没了粗壮的树干，只剩下一片没了柿子树的土地。

那天下午，放学了，雨下得特别大，爸爸妈妈没来接我。我理解他们。我独自一人跑回来。到了楼下，家里灯亮着，不听也知道家里发生了什么事，因为爸爸妈妈的吵架声很大很大。雨越下越大，而我的脸已分不清是泪水还是雨水。回到家，我没问他们吵架的原因，就听到“离婚”这两个字，爸爸吼骂着坐到椅子上。

“离就离，谁怕谁！”爸爸说。妈妈坐到椅子上，爸爸问我：“你要跟谁？”我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

“爸爸妈妈，你们别离婚，好不好？我以后会听话，好好学习，只要你们别拆散这个家，好不好？”我哭着说。我的泪水止不住往下掉，从脸颊掉到了地板上，发出“叭叭叭”的声音，空气在这刻似乎凝固了。

那晚以后，我没见爸爸妈妈再提出离婚这件事，我以为事情已经平息，但有一天，我放学得早，准备开门进家，就听到妈妈对爸爸说：

“我们已经领了离婚证，孩子归你，希望你给她多一点照顾，多一点爱。”

妈妈的话声带着点儿哭腔，虽然看不到爸爸的神情，但我知道他一定不好受。

那一晚，我没有回家。我走到柿子树下，抱着它睡着了。

今天是周六，爸爸妈妈什么也没说。我知道了，但我希望我什么也不知道。早餐本该热闹，但我们的饭桌却安静得可怕。

“妈妈要去外地工作了，你要照顾好自己！”妈妈朝我碗里夹肉。



## 姚瑶诗集《守望人间最小的村庄》出版发行

**本报讯** 近日，我州侗族作家姚瑶的诗集《守望人间最小的村庄》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发行，该诗集入选中国作协2022年度“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之星”项目。

《守望人间最小的村庄》以“最小的村庄”为视角，以诗歌的方式记录已经发生的、正在发生的村庄小场景，以无限的“小”进入内心，折射这个伟大的时代。

评论家杨玉梅在该诗集的序言中写道：“姚瑶的文学与故乡的脉搏同频共振，她用心用情描绘乡村，记录乡村生活的点滴变化，欢喜着人民的欢喜，悲伤着人民的悲伤。生活、思想与情感的活水绵绵不绝，正是姚瑶的诗歌

创作坚持了20多年依然具有可持续发展力量的秘密所在。《守望人间最小的村庄》这部诗集，是姚瑶在人间最小的村庄里守望乡愁，是站在新时代潮头的纸上还乡，也是他献给这个伟大时代和人民的深情的侗族大歌。”她认为，姚瑶的诗不仅是来自心灵的呼唤，也是呼应了人民的心声，响应了时代的呼唤。

据悉，“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之星”项目，是中国作家协会从2018年起新设的少数民族文学发展工程项目，旨在发现培养少数民族优秀中青年作家，推出少数民族文学精品力作，推动少数民族文学事业繁荣发展。

（杉木刺）